

# 德国入局能打破朝核问题坚冰吗?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鑫

朝鲜9月3日第六次核试验后,安理会最新涉朝制裁决议出台前,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高调且明确地表态称,德国政府愿意直接参与解决朝核问题,并提出可参照解决伊朗核问题模式。“当(国际社会)希望我们参与到其中时,我会马上表示同意。”默克尔说。

就在上月23日,默克尔在参加德国《商报》的“直播德国”对话活动时,针对主持人有关“如果美朝爆发战争,德国是否会‘自动站到美国一边’”的提问,她回答说,“不,不会自动地(站在美国一边)。”当时,默克尔就曾表达德国愿意参与解决

朝核问题僵局的意愿,“我们(德国和欧盟)不能仅仅坚持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却坐着什么都不做”。

在朝核问题上常年“敲边鼓”的德国,为何此时高调发声愿意“趟这摊浑水”,而且还把欧盟也拉了进来?

当前,在与英国围绕“脱欧”谈判打得不可开交,法国新总统马克龙陷入内政乏力之困时,欧盟需要“顶梁柱”德国站出来发出欧洲的声音。反过来,德国也愿意且需要拉上欧盟以显示和强化自身在欧盟内部的领头羊地位。同时,在德国即将举行联邦议会选举的情况下,谋求第四个总理任期的默克尔,需要在中美俄三大国都参与、当前全球最热点的朝核问题上高调表态,以显示其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人形象,以及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

德国之所以提出参照伊核问题模式,源自其参与并成功

推进伊核问题核谈判的经验和本。2002年伊核开发活动被曝光后,为避免美国和以色列动武,是德国于2003年发起核谈判倡议,并与英法两国一道与伊朗启动谈判,同时德国还支持欧盟作为协调人参与其中。此后,在伊核问题升级并于2006年被提交到安理会后,中美俄参与核谈,形成安理会“五常”+德国与伊朗谈判的“6+1”机制。

伊核问题谈判虽然演变为美国与伊朗唱对手戏,但作为美国的盟国,以及乌克兰危机后仍与俄罗斯保持特定关系的国家,德国在严重对峙的美俄间调和,保证美俄继续保持合作态势。同时,德国还凭借与以色列之间因历史问题而形成的特殊关系,以及与伊朗之间较为密切的经贸联系,在以伊这对死对头之间穿梭寻求平衡。经过十多年马拉松式谈判,最终各方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还有一个历史因素不能不提。德国从分裂到统一,都充斥着冷战的时代阴影,而朝鲜半岛至今的分裂局面恰恰是冷战的遗产。朝核问题同时还伴随着另一个问题——南北统一,只有朝核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才有助于半岛南北双方进一步涉及统一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德国的历史经验无疑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具有参考价值。

在学习德国民族统一一方面,韩国尤为积极,而且德国也成为韩国领导人发表对朝政策的重要场合。早在2000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德国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柏林宣言”,呼吁结束朝鲜半岛上的“冷战”,南北实现持久和平。这一倡议发表3个月后,金大中历史性地访问朝鲜,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并发表《南北共同宣言》。2014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德国,在

德累斯顿发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构想,提出优先处理人道主义事务、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和恢复民众认同感三大倡议。

德国与朝鲜早在2001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保持至今,前不久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默克尔先后与美国、法国、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及联合国方面通电话,显示出德国愿意在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顺势有了后来默克尔有关德国愿意直接参与其中的表态。

看来,德国不但自己做好了参与朝核问题的准备,似乎还将这一想法与主要国家进行了沟通。不过,朝鲜与伊朗截然不同,朝核问题的发展阶段以及朝鲜的核导能力,也都与当年德国倡导并参与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存在巨大差异。在六方会谈陷入僵局、长期停摆,对朝制裁层层加码,美朝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德国这个“局外人”能发挥多大作用仍然存疑。

# 取消手写考试,剑桥大学走得有点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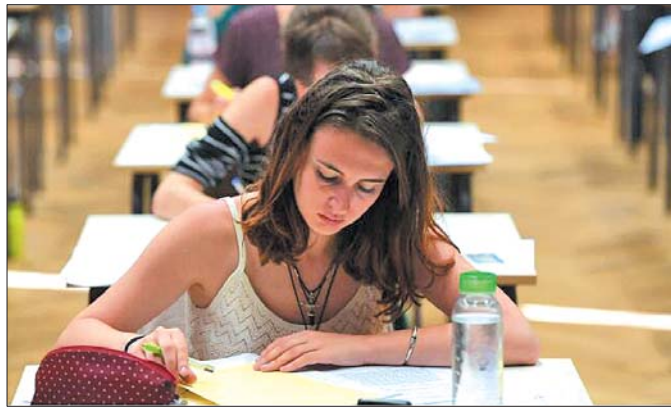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在学生生涯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遭遇:考试前,老师反复强调,一定要字迹工整,在试卷上写出一笔好字,否则就会丢卷面分!相信不少文科生都有过类似经历。不过,英国剑桥大学正打算废除延续了800多年的手写考试传统,改为让学生在电脑或iPad上答题。说起原因,是因为学生的手写水平太差,写出的试卷难以辨认。

剑桥大学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在历史系和古典文学系针对学生做了一项调查,询问学生是否会选择采用打字的方式参加考试,这种考试方式是否会对他们的成绩有好处等。剑桥大学历史系的高级讲



这样的考试方式,以后在剑桥大学可能成为历史。

师萨莎·皮尔索尔说:“15或20年前,我们的学生几乎每天都会写几个小时的字,但现在的学生除了手写考试外,平时几乎不会动笔。因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学生手写‘退化’的问题,学生的手写水平绝对处于下降趋势的。无论是对学生而言还是对考官而言,手写

的考试方式都很难,学生字迹潦草,考官也辨别不出来。”她说,有些字迹太难辨认的学生只好在暑假期间重返学校,给考官念出自己到底写了什么。皮尔索尔支持学校所做的“考试改革”,但她也表示,在这一代学生中,手写已经成为一种“失落的艺术”。实际上,剑桥

的这项政策也招致了不少反对,很多人担心,以后手写将成为一种“怀旧情结”。

英国字迹协会专家特蕾西·塞尔建议,希望剑桥大学能“保证学生继续有手写的机会,尤其是在听讲座时”“让他们继续保持用手写字很重要。”塞尔说,手写对提高记忆力、理解能力都有好处,还能增加信息在大脑中滞留的时间。

尽管不少人呼吁大学不要轻易抛弃手写,但剑桥大学的做法却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英国白金汉大学的副校长安东尼·赛尔登认为,未来大学用电脑打字取代手写考试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手写确实用得越来越少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长大的。”他说,剑桥大学那些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把打字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对他们而言,手写只是一种选择,而不

是“必需”。“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几乎不可能有时间去写一笔优雅、美丽的好字,大家写出来的字都像医生的处方。”塞尔登说。

赛尔登还表示,现在很多英国知名作家都是用电脑写作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去保持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比如更好地使用英文,如何写出更好的语句辞藻。”也正是由于赛尔登的此番表态,有人认为,或许白金汉大学接下来也会效仿剑桥大学,废除手写的考试方式。

大学生不用手写了,那些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恐怕也要开心了。英国2014年曾对2000多名老师和学生做过一项调查,当时有61%的老师表示,这些年来学生的手写水平一直在下降;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承认,潦草的书写给他们的考试“减分”了。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取消了手写考试,英国学生的手写水平会不会进一步下降呢?

# 华盛顿拒绝连任,不是圣明是“病退”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1796年9月17日,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报纸上刊登了《告别词》,宣布拒绝谋求第三届任期。不久后,他卸任总统之职告老还乡。

华盛顿拒绝第三任期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此举为美国开创了总统最多只能干两届的“潜规则”(到20世纪小罗斯福总统“破戒”后,总统只能干两届才成为宪法规定的明规则)。在当时大众的一般观念中,总统这种职位好像就是一种应该“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才算完的职业。

总统长期任职的后果,是共和国的权力慢慢被集中到几

个世家大族中,共和制度被玩成了几个世家轮流坐庄的寡头政治,世家们彼此党同伐异,很多拉美国家就是走了这么一条道。而由于华盛顿的“垂范”,美国幸运地躲过了这个坑。

如此说来,“功成不居”的华盛顿真是居功至伟,难怪连中国晚清的名臣徐继畲在听说后都禁不住给他戴高帽:“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曩轶乎三代之遗意。”

把历史的发展归因于“圣君仁主”的个人道德,这是咱中国人对历史的典型总结方式。与之相比,反倒是美国的历史学者们大都不信华盛顿有那么“圣明”,总是试图解释华盛顿“退位”背后的真实原因。有人猜这是因为华盛顿身陷党争,有人则说是其庄园遇到了财务问题,各种解释五花八门。最

近,又冒出了一种新说法——华盛顿提前退休,真实原因要怪一次骑马摔伤。

如果你用心观察一下,会发现很多纪念华盛顿的雕塑、画像都是骑马像,连《扬基歌》中唱到他时都是:“我看到司令华盛顿骑在高头马上。”的确,早在没有成为美国国父之前,华盛顿是以“弗吉尼亚最好的骑手”闻名新大陆的。他得到这个美名倒也不全是因为骑术精湛,而更多是因为其个头使然——华盛顿身高一米八九,在18世纪那个大多数人还营养不良的时代,这个个头可谓巨人。想象一下,一个接近一米九的壮汉,骑在两米高的高头大马上,此情此景给人的威慑力是多么巨大。真实历史中的华盛顿并非拿破仑般的军事天才,他被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乃至后来当选总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其“颜值”,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选这么个人当

一把手,好歹能让美国人民心里踏实点。

然而,大约在1793年时,一次意外却让华盛顿不幸地丧失了这一优势。据华盛顿的一位副官回忆,在一次骑马翻越围栏时,“将军不幸从马上跌落”,壮实的身体虽然让他免于受到致命伤,但却落下了背伤的病根。自那以后,华盛顿再想在骑马时保持上身笔直挺立的姿态就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而总统的职务却经常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作为极其爱惜自己荣誉的老绅士,华盛顿也羞于以躬身佝偻的老迈之相示人。伤痛开始让华盛顿的心态发生变化。

今天的历史学者们考证发现,在1793年以前,华盛顿虽然对如何维护共和制度多有思考,但并没有想到总统连任期限的问题。但在受伤之后,认识到自己正在老去的华盛顿越来越多地在私人信件中流露出隐

退之意。在1796年的一封信中,华盛顿甚至将自己比作“伤痕累累的疲惫旅者”,抱怨为何自己已在为国尽忠的同时却要忍受“无休无止的猜忌和诽谤”。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在伤痛和疲惫的双重夹击下,华盛顿才做出了拒绝连任的决定。事实上,卸任后仅三年,他就病逝于自己的庄园。

如果华盛顿拒绝连任真是一次“病退”,是否会让这个故事故事褪色呢?恰恰相反。在徐继畲式的传统中国式叙事中,权力是一种让人上瘾、至死方休的诱惑,能拒绝诱惑的华盛顿是个圣人。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华盛顿行使总统权力只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在力不能及时“病退”的华盛顿只是个凡人。圣人不可常有,而凡人常有。一个能让凡人的举止像圣人的制度体系,难道不比那些被后人捏造出来的圣人更伟大、更有现实价值吗?